

劫後大陸在變

——劉賓雁訪美談大陸問題

●王重則

被中共兩次開除黨籍

大陸作家劉賓雁受中華人權協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以及東亞語言文學系的邀請，於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來紐約訪問三天，並作了三次講演。場場爆滿引起聽眾極大的興趣。

劉賓雁今年六十三歲，原籍哈爾濱市。十四歲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十八歲棄文從軍並加入中共，曾翻譯一些蘇聯文學作品。一九五四年，在他担任北平「中國青年報」記者期間，曾與當時的「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前往蘇聯莫斯科出席新聞會議，劉賓雁担任翻譯。一九五六年他與鄧拓又去華沙開會。兩次鄧拓均想向蘇聯和波蘭官方借閱資本主義新聞學一類的書，但這些國家却沒有，劉賓雁說鄧拓很想將「人民日報」辦好，這給劉賓雁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九五六年劉賓雁發表「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等特寫，尖銳批評中共官僚主義及保守思想，一時文名大噪，共鳴者衆，但也因此獲罪，被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送

黑龍江北大荒強迫勞動二十二年，其間完全沒有寫作。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遭遇更為悲慘。所以他在一九六八年產生了自殺念頭，他說體力上的勞動折磨還算不了什麼，最令人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污辱和摧殘。

後來，他終於想通了，他說：「二十多年來，我已經死了多少次了！人的生命，不在它有多長的長度，而在於生命的容量。」劉賓雁確定了自己的方向以後，他的心境豁然開朗。一九七九年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恢復了黨籍，任「人民日報」記者，他說有許多朋友會勸他，今後就寫寫小說吧，這樣比較安全。但他自己却不這樣想，他說既然寫一篇可以打成右派，寫一百篇還是右派，那麼九十九篇就是白撈來的。他說只要將真實情況報導出來，是幫助大陸當政者的最有效的辦法。

他曾寫一篇文章是報導西安某醫院的，結果八分錢的「人民日報」，在西安一下子賣到兩元伍分錢一份。劉賓雁認為，只要有東西給人看，人們還是願意多花錢買來讀的。

在談到對右派補發工資時，中共曾經計算過

，要四十億人民幣，中共自感無力負擔，便賴了賬。劉賓雁認為解決這事並不難，因為當年劃成右派的大學生相當多，這些人中每人不過兩三千元。將這錢給他們，可以解決他們的結婚問題。如此算來，不過十億元就夠了。可是中共那肯拿出來呢？共產黨的邏輯就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一經他們拿到手，再想從他手裏拿回來，那是萬萬辦不到的。中共如此，蘇共同樣如此，日本北方四島被蘇共拿去後，日本就再也拿不回來了。

劉賓雁自從一九七九年「改正」後，他寫了很多報告文學，其中最著名的如一九八〇年寫的「一個人和他的影子」，寫一個曾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工程師，長期含冤莫白的故事。這位工程師無論創造了多大的科技成果，到頭來都被他人攔奪了，而他自己一直背着黑鍋。還有一篇也是一九八〇年寫的「畢竟有聲勝無聲」，寫一個中共農村基層幹部因怕「說不清楚」而假裝啞巴長達十年。故事細緻地描寫了「假啞巴」的心理活動，對中共以言治罪的封建法西斯統治發出了強烈的控訴。另外一個作品，在社會發生強烈

迴響，即「人妖之間」，他寫於一九七九年，於一九八〇年發表，這是劉賓雁被迫擱筆二十二年後重新披甲上陣的第一炮。在這篇作品中，他以鋒利的筆觸，詳盡地剖析了大貪污犯王守信賴以生存及作奸犯科的社會基礎，那就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人際關係網」，而這張網正是中共整個「權力網」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中共從中央到地方一個「縮影」。劉賓雁在文中揭露說：「共產黨甚麼都管，就是不管共產黨。」

三十年前，劉賓雁「因言獲罪」而被開除黨籍，歷史已宣判他無罪，這次又因「言」，於一九八六年再次被開除出黨。但他自己却說這次開除出黨，起因是有一個「民主人士」向鄧小平打了小報告，說他同方勵之想要召開一次反右運動三十週年紀念大會，劉賓雁說主要發起人是方勵之。雖未落實，但鄧小平聽後非常氣憤，下令將方勵之、劉賓雁開除出黨。雖然劉賓雁未透露這位打小報告的「民主人士」是誰，但據外間報導，他就是費孝通會同錢偉長所為。由於他們二人當年也被打成右派，方勵之等人一定通知他們參加，想不到會未開成，就被出賣了。

翹起尾巴走出框框

這裏介紹費孝通一件往事，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召開一次「全國政協特別會議」，人數不多，毛到會氣勢洶洶地說：「今天費孝通來了沒有？」費連忙起身答道：「主席，我在。」毛厲聲說：「今天你還翹尾巴不？你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味道了吧！告訴你，費孝通！今後你要夾緊

尾巴做人，人民也許會給你一條出路。」費孝通連連答說：「是、是、是，主席是我錯了。」當時的費孝通，在大庭廣眾下，被羞辱成這個樣子，恐怕有地縫他也要鑽進去。今天他的地位不同了，作上了「人大常委副主席」，昔日跨下之辱，竟忘得一乾二淨，甘願作一個告密者，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可悲就在這裏。中國有些統治者都把知識份子看成是走狗，毛澤東更直言不諱，叫知識份子夾着尾巴做人，不許翹尾巴，明確了他是主人，知識份子是他養的狗的從屬關係。儘管如此，少數中國知識份子還是甘願做這樣的走狗地位。

劉賓雁之可貴處，就在於他敢於揭露中共社會的黑暗面，他並未滿足於他的走狗地位。所以他受到海內外人士的尊重。在他連續三天的講演中，分別就文學、政治、社會與知識份子等問題，提出他獨特的見解。他認為只有誠懇地說實話，不為當政者及中共塗脂抹粉，才是對中國大陸的支持。正如他在「第二種忠誠」一書中所說的：「一個人不是要忠於黨或政權，而是要忠於人民、社會和國家。這就突破了中共工農兵文藝，高於一切的框框。」

劉賓雁肯定了台灣中華民國的政治開放以及兩岸日益增長的經濟文化交流，並且表示中國大陸亟需與台灣及西方增加接觸，取人之長，補己之短，繼續五四以來尚未完成的啓蒙工作，使中國大陸人民早日擺脫貧窮與愚昧的困境。

他以個人經歷和大陸知識份子遭遇為例，詳細敘述了艱苦歷程。劉賓雁指出，知識份子今天

所獲得的自由，完全是自己爭取來的，並不是誰給的。而「誰的胆子大，誰就有更多的自由；反之可能沒有自由」。他回憶自四人幫垮台後的三次反資運動，使大胆的知識份子越來越多。甚至共黨內一些頭腦僵化的老左幹部，現在也不再那麼僵化了。八七年的反資中，老幹部的變化最為明顯。」

民衆破除政治迷信

劉賓雁認為中國社會正處於大變化的前夜，除了公開反共和淫晦的作品不能寫外，其他主題都有人在寫。甚至於在性開放方面，也出現了不少作品。

劉賓雁指出新聞工作者，現在處境最困難，他們必須天天寫，偏偏你還得寫些你不願意寫的東西。作家與記者不同，作家在環境不好時，他們可以封筆不寫，記者就不行了。

劉賓雁認為，目前中共當務之急的事情，是開放新聞自由和加強法治建設。如再不解決，最大的受害者，將是中共自己。他說，國內有一項統計材料，現在有六千多萬人每天聽「美國之音」，為什麼呢？人民不喜歡中共官方的報紙。這樣情況發展下去，將使中共離人民越來越遠。

他說，如果中共允許新聞自由和民營報紙存在，一方面可以振奮民心，另一方面可以使每年增長百分之二十五速度的惡性犯罪率減少。人民沒有渠道對官僚抒發怨氣，就會以犯罪手段進行報復。例如有一個人，實在恨透了不平正的官僚，他拿了一顆手榴彈來到官僚的家中，與官僚來

一個「熱烈擁抱」，然後一拉雷管，他們同歸於盡。

劉賓雁認為，大陸社會現在有了希望，因為三十多年的政治迷信被打破了。中國人民付出了幾千年人類歷史上所罕見的代價，終於克服了自己身上的奴性。他說現在大陸上的中國人不是好惹的，誰再想愚弄人民，違背民意，幾乎是辦不到的。

最大傷痕失去人性

在問到鄧小平同志死後，是否會出現保守倒退的問題時，劉賓雁認為：中國人民已經覺醒到這樣程度，一兩個領導人的生死存亡不可能再影響大陸的政局。大家不應該再把命運寄託在一個人的身上。但劉賓雁承認，鄧小平是趙紫陽改革運動的支持者。趙紫陽的許多計劃遭到反對時，要靠鄧小平出面支持。

劉賓雁對中國大陸經濟改革表示極度憂慮。他表示物價飛漲和人民幣貶價，是社會上存在的危機，他認為老百姓很難接受一個通貨膨脹率達到百分之二十的經濟改革。因此，他認為經濟改革在今後三年內，可能面臨危機與抉擇，並極易導致政治危機。

劉賓雁透露，毛澤東的絕對左傾，對人造成了最大的傷害，不論是教育、文化、品德甚至身體健康的素質，均大受摧殘，在大陸人民的身上留下最大的傷痕。例如，大陸經常發生一些失去人性的事情，例如，小孩溺水、有人跳樓，幾乎沒人上前援救，而看熱鬧的人倒很多。劉賓雁很

感慨地說，我們的道德良心那裏去了！

劉賓雁對海峽兩岸的翻譯事業作了對比，他認為台灣過於追求商業利益而變得草率，而且缺乏系統的翻譯介紹工作。他說大陸在這方面比台灣嚴肅得多。近年來大陸正在大量翻譯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學術著作，例如尼采、佛洛伊德等人的著作，「世界思想寶庫」之類的系列譯作，也正在準備出版。他說，這種情況有點像日本明治維新後翻譯西方著名作品那樣。

有待智識份子覺醒

有記者問劉賓雁，台灣有人擔心兩岸加強文化交流後，可能會給台灣帶來負面影響，如官僚特權、封建殘餘會感染台灣社會。對此，劉賓雁表示，這個憂慮是多餘的，因為台灣的政治經濟已有了較高度的發展，大陸這些落伍的東西，在台灣不會有市場，也不會感染台灣社會。

從劉賓雁的談話裏，不難看出中共所存在的種種危機，如果他們不從根本上否定「四個堅持

」，他們的所謂「經濟改革」也好，「政治改革」也好，都是沒有出路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濟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這就是最有力地說明了「共產主義制度」是當今世界上最落後、最腐朽的制度，它阻礙人性的發展，鼓勵愚昧和無知。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彼此常常相互指責對方是搞法西斯專政，實際上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本身，不管是務實派和保守派，對敢於反對他們的力量，他們所用的方法，比法西斯還要殘暴。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發生在中國大陸上的十年「文革」，是一場大規模的迫害與屠殺。受株連人數竟達一億，被迫害者超過二千萬人。論規模和牽連的人數，可稱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浩劫。當年的法西斯也自嘆不如。

今天劉賓雁到美雖然談了中共一些問題，但他對廢除「四個堅持」就不敢深談。他仍有很多顧慮，儘管如此，筆者還是很佩服他的勇氣。如果大陸的知識份子都能像劉賓雁這樣，那麼大陸上的民主自由才真正有了希望。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 定價臺幣一六〇元

本書為咸宜君精心傑作，內容精彩，百讀不厭，三十二開本，三百二十餘頁，另有珍貴圖照，現已出書，定價一六〇元
 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